



中国古代文明与考古学

研究丛书之⑤

鲜卑考古学文化研究

孙 危 著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p.com

“中国古代文明与考古学”研究丛书之五

鲜卑考古学文化研究

孙 危 著

科 学 出 版 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一部关于鲜卑考古学文化的系统研究著作。

本书结合史料记载和目前的考古学资料,对鲜卑的文化面貌、文化内涵及族属等进行了分析研究和界定。并通过考古学资料,对鲜卑文化与中原文化、鲜卑文化与匈奴文化、鲜卑文化与高句丽文化以及与西域各国的文化交流、文化互动与影响进行了深入系统地介绍。

本书可供考古学、历史学及民族学等研究的人员及大中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阅读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鲜卑考古学文化研究/孙危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7

(“中国古代文明与考古学”研究丛书; 五)

ISBN 978-7-03-018416-0

I. 鲜… II. 孙… III. 鲜卑—古代民族—民族文化—研究
IV. 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00373 号

责任编辑: 张亚娜 郝莎莎 / 责任校对: 张小霞

责任印制: 安春生 / 封面设计: 黄华斌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7 年 1 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 × 1092 1/16

2007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2 1/4

印数: 1—1 200 字数: 263 000

定价: 7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科印〉)

本书的出版得到
郑州大学“十五”“211”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中国古代文明与考古学”资助

“中国古代文明与考古学”研究丛书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韩国河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星光 许俊平 李国霞

张国硕 陈 飞 陈朝云

韩国河

Chinese Ancient Civilization and Archaeology Vol.VI

AN ARCHAEOLOGICAL STUDY ON THE
XIANBEI CULTURE

Sun Wei

Science Press
Beijing

总 序

2003年初,郑州大学“十五”“211”二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开始实施,“中国古代文明与考古学”作为子项目获准立项。原定的建设目标及任务是:依托地理优势,发扬优良传统,不断开拓进取,通过“十五”“211工程”的重点建设,在三年内拿到一个二级学科的博士点,把郑州大学考古、历史专业建设成为一个与国内外同类大学整体水平相当、中原文化与古代文明研究方向水平领先、河南乃至全国培养高级人才的重要基地,并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夏商文明、东周两汉文明、陶瓷研究(科技考古)、古文字、古文献等方向的研究上有所突破或进展。根据这个大的方向与目标,我们又制定了详细的实施计划和量化的具体任务。其中,资助该学科研究团队的成果出版也是一项重要衡量指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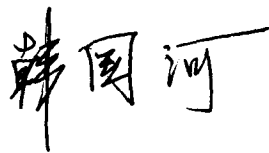
经过近三年的建设,我们陆续资助了《尚书译注》、《三礼译注》、《生态环境变迁与夏代的兴起探索》、《西周封国考疑》、《春秋战国货币地理研究》、《秦甲冑研究》、《郑玄以礼笺〈诗〉研究》、《长安汉墓》、《中华古史求索集》、《秦汉魏晋南北朝史论考》、《魏晋南北朝史发微》等专著的创作与出版。最近,又与科学出版社签约出版“中国古代文明与考古学”研究系列图书,主要有《新乡李大召——仰韶文化至汉代遗址发掘报告》、《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学术研讨会文集》、《河洛与海岱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商代聚落模式及其社会功能研究》、《鲜卑考古学文化研究》等等。除此之外,还将出版《郑州大学科技考古文集》以及物理考古、冶金考古方面的专题研究著作。

从以上已经出版或陆续出版的著作内容来看,主要由考古发掘报告、专题研究、文献考据、个人文集四个方面组成,集中反映了郑州大学历史学科近期

在“中国古代文明”方面的研究领域与水平，体现出了学科的优势与特色：一是中原地区考古新发现；二是古代文化遗产的综合整理与深化研究；三是多学科交叉与融合。这些成果不但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研究视野和资料，也为郑州大学历史学科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与生机。2003年，郑州大学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获得博士学位授权点；2006年初，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22次会议批准，郑州大学历史学科又获得了一级博士学位授权点。可以说正是这样一些高水准的研究成果才支撑起了学位点建设的脊梁。

总之，通过著作出版这样一个侧面，我们认为郑州大学“十五”“211工程”建设的最大成效之一是对学科可持续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表现于建立了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年龄、职称、学历结构相对合理的师资队伍；二是体现了学科建设的良性循环；三是构建了一个大的学科研究平台，初步探索了文理工等多学科相交叉、相融合的合作研究模式；四是占领了一批学术前沿课题，为今后师资队伍及人才的培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最后，对多年来支持郑州大学历史、考古等人文学科发展的各级领导、专家、同仁以及单位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reading '韩国河' (Han Guohe) in a stylized cursive script.

2006年1月12日

序

孙危博士嘱我为他的《鲜卑考古学文化研究》一书作序，书稿的电子版发给我已经快一年了，但却始终没有动笔。这里一者是出版计划似乎不是很急，且我难得有余暇；二来是对近年许多新的出土资料了解不多，故也颇多踌躇。这次科学出版社的张亚娜编辑把打印清样寄给了我，我便不能再拖延了。

自大学毕业算起，我在内蒙古高原做了22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更致力于草原地带的北方民族考古学文化的研究，这似乎逐渐成为了我后半生不能释怀亦不能释手的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古代北方各少数民族长期活动的地域，主要是在广阔的蒙古高原。这个地区北界西伯利亚，西接阿尔泰山，东连大兴安岭，南逾阴山，基本上包括了清朝以来所称的内、外蒙古。因在内、外蒙古之间，有一片史书常称之为大漠或瀚海的大戈壁，故而也将这个地区分别称做漠北和漠南。

漠北多山，著名的杭爱山、肯特山等，钟灵毓秀、气势宏伟。山岭之间河流纵横，湖泊星罗棋布，水草肥美，宜于畜牧。然北国亦是苦寒之地，西汉时投降匈奴的李陵曾致书苏武，书中说：“胡地玄冰，边土惨裂，但闻悲风萧条之声。凉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侧耳远听，胡笳互动，牧马悲鸣，吟啸成群，边声四起。”漠北的色楞格河、鄂尔浑河、鄂嫩河和克鲁伦河等，多水面宽阔，水流湍急，流域面积大，沿岸绿草丰盛，野花烂漫；湖泊则如宝石镶嵌，碧波荡漾，故历代北方民族都在这个地区生息繁衍。成吉思汗时期的长春真人丘处机途经漠北时，曾赋诗云：“极目山川无尽头，风烟不断水长流。如何造物开天地，到此令人放马牛。”

漠南草原，北接大戈壁，此地牧野辽阔，碧草如茵，在一望无垠的草原上，牧马奔驰，牛羊布野，呈现出独特而美丽的塞外风光。东部的大兴安岭古木参天，西部的阴山西北多沙漠、盐湖，而阴山以南则是沃野千里的河套平原、土默川平原和鄂尔多斯高原。横亘在漠南中部的阴山山脉，长约 800 公里，海拔 1500 ~ 2000 米。河套及阴山一带，在秦汉时期就是水草丰美，树木茂盛的丰饶之地。西汉时“习边事”的郎中侯应上元帝书中有云：“臣闻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漠南西部最大的河流是环绕鄂尔多斯高原的黄河大回折，东部重要的河流是较长的西辽河，它的上游老哈河由西南向东北汇入著名的西拉木伦河，故称西辽河。这也是漠南孕育古代文明的“两河流域”。

辽远广袤的中国北方草原地带，由东向西，有东北—西南向的大、小兴安岭，其南端燕山连绵，阴山横亘，向西是同样东北—西南向的贺兰山，穿过辽阔的阿拉善戈壁，再向西是天山、阿尔泰山，至帕米尔山结，其北方是连接欧亚的草原地带。以这条山系为界，南方宜农，北方宜牧，同时，也是华夏民族和北方民族聚居的自然分界线，而中国北方的历代长城也基本分布在这条山系的南北。因此，这里也就成为了北方民族与中原民族往来征战、相互融合的一个舞台。特殊的地理环境，多变的气候条件，形成了形态各异的自然经济类型，也造就了源远流长、色彩纷呈的灿烂古代民族文化。

文献与考古资料表明，这一地域的古代文明，从其发端便是以农业与畜牧，牧业与狩猎等多种经济形态相互交错的形式孕育和发展。周、秦、两汉以降，东胡、匈奴、鲜卑、乌桓、突厥、契丹、党项、女真、蒙古、满族等北方各少数民族，不断地发展壮大，凭借强大的骑兵，如浪潮般一次次地兴起，他们跨过草原、大漠，走出兴安岭，在与中原王朝的长期交流与较量中，充实和壮大了自己，一旦时机成熟，便越过阴山，入主中原，建立王朝，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形成，不断注入新鲜血液。

北方民族在大漠苦寒的环境下，长期过着逐水草而居和射猎的生活，养成了胸襟开阔和坚韧不拔的性格，他们在融入中华文明之时，便为中华文化带来了蓬勃向上、生机盎然的发展动力。同时，北方民族金戈铁马、气吞万

里的豪迈气概，也打通了欧亚大陆上的壁垒，犹如一座桥梁，使中西文化得以交流。与此同时，草原文明也在这种交流中发展繁荣，其独树一帜的文明成果，又被其他民族所吸收借鉴，使其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

在诸多的北方民族中，鲜卑虽不若匈奴在北中国的兴起和西迁那样，在欧亚大陆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但从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角度看，鲜卑的“渗入王朝”却比匈奴为我们留下了更多珍贵的文化遗产。鲜卑不仅在北中国建立过地域广袤的军事大联盟，而且还在“十六国”时期的北中国建立了一系列政权。其后由“北魏统一了中国的北部，把广大的北方草原游牧区和黄河流域传统的农耕区置于同一政权之下”（林沅：《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发现与研究·序》）。

孙危博士是我在内蒙古工作期间的同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曾随我参加过几次鲜卑墓地的发掘和资料整理工作，在田野考古和综合研究方面受过一定的专门训练。这也可能是他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期间，选定鲜卑考古作为他的研究方向的一个重要因素。孙危肯钻研，不管多么生疏的研究课题，只要给他讲明白了，他就会去查、去找、去写，而且动作迅速，从不偷懒；孙危乐于助人，无论是学术研究资料，还是日常工作所需，他都愿意在第一时间拿出来与大家共享，从不吝啬；孙危有韧劲，多年来的孜孜不倦，持之以恒，终于使他今天有了这样一部专著问世，也算是对他辛勤劳作的补偿吧！

鲜卑历史文化的考古学研究，几十年来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宿白师和林沅师的论述如先哲引路；陈雍、乔梁、田立坤、许永杰和郑君雷等诸位方家也都有力作问世，为这一研究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鲜卑考古学文化研究》一书，就是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所做的一次资料更为全面的再研究。这部书稿的第三章“其他鲜卑遗存研究”和第四章“从考古学文化上看鲜卑与各国（族）的文化互动”，是在作者原来研究的基础上新增加的内容。新的资料把研究的视野从内蒙古和辽宁，扩大到了青海和山西；把研究的对象从墓葬延伸到了居址、城址、长城和窖藏；把对墓葬的分期、分区研究，发展到了从马具、服饰、金步摇等遗物探讨鲜卑对中原、匈奴、高句丽和夫余的影响，以及从城市建筑、葬俗、动物饰牌、金银

器、玻璃器和棺画等方面，分析中原、匈奴、高句丽及西域诸国对鲜卑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又对鲜卑与各国（族）的文化互动形式和原因作了简要的分析研究。应当说，各种不同族群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关系，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限于目前资料的掌握程度，这些分析研究还是初步的，甚至于是浅层次的。但是，毋庸讳言，这是一次有益的尝试，而且有可能为我们以后的研究探索出一条新的路子来。

匆匆写就，以为序。

魏 坚

2006年12月15日
于中国人民大学静园

目 录

总序	韩国河 (i)
序	魏坚 (iii)
第一章 前言	(1)
第一节 鲜卑概述	(1)
第二节 鲜卑考古发现及研究史	(1)
第三节 鲜卑考古学研究存在及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10)
第二章 鲜卑墓葬的考古学研究	(17)
第一节 拓跋鲜卑	(17)
第二节 慕容鲜卑	(45)
第三节 其他鲜卑墓葬的甄别与认定	(69)
第四节 小结	(73)
第三章 其他鲜卑遗存研究	(82)
第一节 拓跋鲜卑	(82)
第二节 慕容鲜卑	(101)
第三节 小结	(102)
第四章 从考古学上看鲜卑与各国(族)的文化互动	(107)
第一节 鲜卑对各国(族)的影响	(107)

第二节 各国（族）对鲜卑的影响	(126)
第三节 小结	(151)
结语	(156)
附录一：鲜卑考古材料及研究论著目录索引	(157)
附录二：与鲜卑有关的其他考古材料和研究论文目录索引	(173)
后记	(175)
英文摘要	(177)

第一章 前言

第一节 鲜卑概述

鲜卑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古老的北方民族，活跃于汉晋南北朝时期，其名首见于《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依地理位置，鲜卑分为东部鲜卑和北部鲜卑（拓跋鲜卑）两大部。东部鲜卑还可细分为慕容、宇文和段三部。其中拓跋鲜卑还是第一个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其统一了中国北方，把广大的北方草原游牧区和黄河流域传统的农耕区置于同一政权之下。另外秃发鲜卑（拓跋鲜卑的一支）和乞伏鲜卑也建立过南凉和西秦等政权。慕容鲜卑则是建立政权最多的鲜卑部族，其在4~5世纪时曾先后建立了前燕、吐谷浑、后燕、西燕和南燕五个政权。而宇文鲜卑和段部鲜卑在历史上也具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前者建立的北周曾统一过中国北方，为后来隋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由于史书记载较为简略，因而使我们对这个在历史上曾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民族的文化面貌缺乏全面的了解。所以，考古学的材料在这里就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随着我国北方地区田野考古工作和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经常有新的资料和新的成果问世，促使鲜卑的考古学研究有了新的进展。

第二节 鲜卑考古发现及研究史

我国的鲜卑考古工作，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赤崛英三和江上波夫两次对达茂旗百灵庙砂凹地六座鲜卑墓葬的发掘^[1]。但是，真正科学地开展对鲜卑墓葬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是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和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他们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分别对呼伦贝尔盟（今呼伦贝尔市）满洲里市扎赉诺尔^[2]、陈巴尔虎旗完工^[3]和赤峰市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4]三处墓地进行了四次发掘。在其后的近半个世纪里，各地又先后发现了大量与鲜卑有关的遗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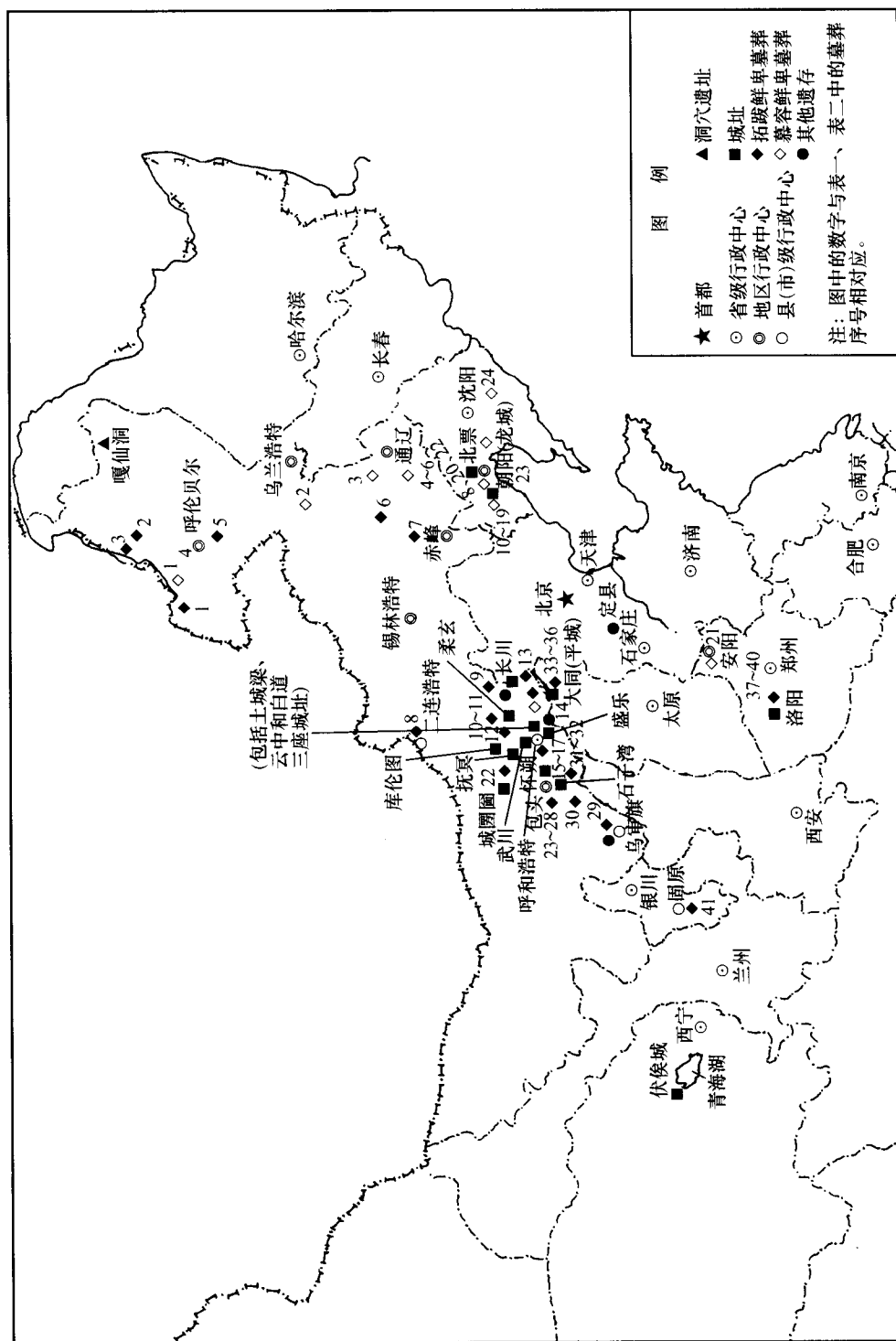
建国后至今的半个多世纪里，各地发现的鲜卑及与鲜卑有关的遗迹包括：墓

葬、居址、城址、长城和窖藏等。由于目前发现的鲜卑遗存中,段部鲜卑尚未得到确认;而宇文鲜卑的族源为匈奴,故我们将其置入匈奴文化系列来考察。因此本书所探讨的鲜卑系指拓跋鲜卑和慕容鲜卑两部。

从目前的发现情况来看,拓跋鲜卑的墓葬据不完全统计有 40 余处,约数百座,其中经过考古发掘的有 400 多座(图一、表一)。这些墓葬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满洲里的扎赉诺尔^[5],额尔古纳右旗拉布达林^[6]、七卡^[7]、孟根楚鲁^[8],海拉尔区团结^[9];赤峰市林西县的苏泗汰^[10]、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11];锡林郭勒盟二连浩特市的盐池^[12];乌兰察布市兴和县的叭沟^[13],察右后旗三道湾^[14]、赵家房村^[15],察右前旗呼和浩特素^[16],商都县东大井^[17],察右中旗七郎山^[18];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的皮条沟^[19]和林格尔县西沟子村^[20]、另皮窖^[21],土默特左旗讨和气^[22],赛罕区添密梁^[23]、大学路^[24]、美岱村^[25];包头市固阳县的蒙古族学校^[26]、补卜代,九原区阿善沟门、吴家圪旦,稀土高新区刘二圪梁^[27],土默特右旗姚齐姬墓^[28],达茂旗百灵庙砂凹地^[29];鄂尔多斯市乌审旗的巴图湾^[30],准格尔旗二里半^[31]、大饭铺^[32],东胜区补洞沟^[33]等墓葬。山西省大同市南郊墓群^[34]、方山永固陵^[35]、封和突墓^[36]和东郊元淑墓^[37];河南省洛阳市的景陵^[38]、元义墓^[39]、元邵墓^[40]和元怿墓^[41];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北魏墓^[42]。

目前已发现的慕容鲜卑墓葬据不完全统计有 20 多处,约 200 多座。其中经过考古发掘的也有 100 多座(图一、表二)。这些墓葬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左旗伊和乌拉^[43],兴安盟科右中旗北玛尼吐^[44],通辽市科左中旗六家子^[45]、科左后旗新胜屯^[46]、舍根^[47]和毛力吐^[48],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下黑沟^[49];辽宁省北票市的房身村^[50]、仓粮窖^[51]、冯素弗墓^[52],义县保安寺^[53],朝阳的王子坟山^[54]、单家店乡^[55]、三合成^[56]、田草沟^[57]、八宝村、大平房村、北庙村^[58]、十二台乡砖厂^[59]、奉车都尉墓^[60]和袁台子^[61],本溪晋墓^[62];河南省安阳孝民屯^[63]等。

除墓葬外,与鲜卑有关的遗迹还有居址、城址、长城(包括九十九泉御苑遗址)和窖藏等。其中包括:辽宁省北票市的金岭寺魏晋建筑群^[64]和棘城遗址^[65]、朝阳市的龙城遗址^[66];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的嘎仙洞居址^[67],乌兰察布市兴和县土城村的长川城址^[68]、四子王旗乌兰花镇土城子村南的抚冥镇城址、四子王旗库伦图乡政府所在地东南的库伦图城址^[69]、察右后旗察韩勿拉乡克力孟村西北的柔玄镇城址^[70],乌兰察布市的九十九泉御苑遗址^[71]及贯穿内蒙古



图一 鲜卑及其相关遗迹分布示意图